

一技之长陪伴人生

记者 王丽慧 文/摄

人说，“一技在身，终生受用”。

对于残疾人书法家郑直来说，书法是陪伴他走南闯北的另一双“脚”；

对于八旬老人沈小山来说，定升糕里有他最年轻的梦想和最温馨的晚年。

一技在身称“达人”，然而，他们并不仅仅是写书法或做定升糕方面的达人，他们更是生活的达人。



一个双腿患小儿麻痹无法行走的残疾人，凭着一股不屈不挠的劲儿，北上北京，南至上海，且行且歌；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农村娃儿，在10平米的小屋里边卖杂货，边自学书法、象棋、诗歌，任凭梦想“自书自画”。这就是郑直，一位来自山东省泰安市的残疾人书法家。如今，他带着自己的梦想来到嘉定，在2011年安亭“达人秀”的舞台上他成为“十大达人”之一，现实中，他和妻子的生活依旧困窘。对于命运带来的种种挫折，他习惯用一句话鼓励自己：你的命运一如他人，每个生命都会下雨！

爬过来的童年

关于行走的记忆，如今郑直仅能从家人的描述中拼凑出一个模糊的片段：2岁那年，他一个人跑到村前玩儿，家里人找了一个下午，才找到他。之后不久，因为一次发高烧，他患上了严重的小儿麻痹症，从此，他的童年在爬行中渡过。双腿的残疾禁锢不住他那颗好动的心，为了和伙伴们一起玩纸片、看村里新打的一口井，他都能爬很远，弟弟只要顺着他爬过的土辙，就可以把他找回家。因为在地上爬，他的衣服总是最先脏掉、坏掉，冬天的夜

“下雨”的人生或许更精彩

晚，母亲在墙上砰砰摔打棉裤，试图把钻到棉花里的石子儿摔出来的声音，至今仍在他脑海里回响。

窝在村里过一辈子——本来，他的一生，也就这样过去了。12岁那年，小学老师李景春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外面世界的门。

那是个夏天，李景春在统计入学人数，看到小郑直，同样失去左臂而身有残疾的李景春有些“同病相怜”，于是，他把小郑直的名字写进了入学名单。可以上学了，但是怎么去学校？下雨天，李景春就背他去学校，平日里，同学们用一辆“地排车”推他上学。“郑直，郑直！”一大早，同学们就来敲他的门，郑直一拉床头的一根绳，绳子那头的顶门棍应声而倒，大门打开，孩子们涌了进来，把他抬上车子，然后出发。和普通孩子一起读书，这样的生活是快乐的，然而这种生活在郑直18岁那年，随着学校搬离到一个更远的地方而结束。但是，知识的大门已经为郑直开启了一条可以向外观望的缝隙。

小卖部里成长的青春

整天闲在家里，郑直感觉总不是回事儿，爸妈为他贷款500元在村里开了家小卖部。爸妈负责进货，郑直负责卖东西，后来，当他拥有了第一辆手摇三轮车，他就自己去集市进货。每天，他就在这个不到10平米的小屋里，打开一面1米高、2米宽的窗子卖杂货，一卖就是13年。一直待在小屋

里的日子，让郑直感觉很憋屈。憋屈的时候，他就尽量给自己找些事儿做，村里的报纸都会先送到他那里，他就跟着这些报纸和杂志学习下象棋、写诗歌。零零碎碎的知识满足不了郑直的需求，有时候他会托在县城上班的表哥1个月带一本《星星》诗刊，有时候会是1本舒同或沈鹏的书法帖。1991年的一个春天，郑直在去县城时偶遇东平县文化宫的书法老师李守白，一番交谈后，李守白送给郑直一幅“梅花香自苦寒来”的书法，更燃起郑直对书法学习的热情。经过几年的勤学苦练，郑直的写作水平和书法在当地已小有名气。

1999年前后，村里又开了一家小卖部，而且就在郑直开的小卖部前面，生意受到影响，郑直开始琢磨着到外面找点其他的工作做。在《中国残疾人》杂志看到一位残疾人在北京找到工作的文章后，郑直突发奇想，自己是不是也能在北京找到工作？2001年，他怀揣180元，开始了他的北上之旅。

“北京，我来了！”

一个不能行走的残疾人，靠着一部手摇三轮车和180元钱，如何去北京？常人无法想象的事情，郑直做到了。从泰安到济南，到德州、经沧州、廊坊，再到北京，他一路卖字一路前行，路上，他遇到了不少好心人：在沧州，有家旅馆老板没收他的住店钱，在廊坊，交警曾帮他给车子打气……一个月后，他到了北京。

人生地不熟的郑直，开始在潘家园卖字，后来又辗转到中国美术馆门前。一天几十元的收入所得，在付过住宿费用后，所剩无几，一天只能吃上2顿饭。为了谋生，除了卖字，他还卖过报纸、旧书，卖过小红旗。最艰难的日子里，他遇见了同在北京打工的山东姑娘李晓辉，从此，困顿的生活中有了一个可以相依相偎的身影。

荣膺“达人”称号

2011年，回到山东泰安的郑直，萌生了到上海看世博会的念头，5月12日，他和妻子李晓辉坐上了南下的火车，来到上海，落脚在嘉定。世博会看过了，郑直却萌生了留在嘉定的想法。“嘉定人很好，很热情。”他说。

在安亭镇，郑直开设了她的“醉墨斋”，一边卖字，一边开设书法培训班，为书法爱好者教授自己的心得。平常的日子，他喜欢琢磨，如何给书法艺术增添一些“新意”，从小喜欢唱歌的他，产生了把唱歌、书法结合，边唱边写的想法。2011年9月，在安亭达人秀的舞台上，在唱完一曲《草原之夜》后，他同时也完成了“达人精神，成就梦想”的书法作品，赢得了台下热烈的掌声，并最终荣获“十大达人”称号。

“我自学了二十多年书法，但是没好好写几天‘字’。”谈到自己的书法，郑直如是说。一直以来，四处为生计奔波的生活让他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静下心来好好地学写字，“这是一个遗憾。”

定升糕里日月长

“水开了。”

当锅里的水蒸气争先恐后地从气阀中冲出来的时候，徐锦珍在模子里装满了粉红色的米粉，模子底部是空的，中间有一层镂空的隔板，米粉在上面，她把装满米粉的模子放到气阀上，半分钟后，热气透过隔板冲出米粉再次袅袅升起，“好了。”徐锦珍麻利地把模子里的米粉倒在案板上，一个元宝状的糕点就做好了，“这是半个，还要再做半个。”她嘴里说着，手里却不停，一会儿，又一个“元宝”做好了，2个“元宝”底对底摞在一起，一个定升糕就做好了。

定升糕，顾名思义，意寓“高升”，在嘉定，定升糕多用于乔迁新房、小孩周岁、新娘回门、老人做寿等喜事。位于州桥老街登龙桥附近的这家店，开了20年，里面卖的定升糕，仍然与七八十年前是一个模样。

小学徒的心思

店主沈小山，安亭人，今年已经80多岁。上世纪四十年代，沈小山家里以种地为生。一天，父母听说附近一个食品店里招学徒，就让他去报了名。学徒要学3年才能出师，而且3年内拿不到一分钱工钱，但是，“包吃包

住包剃头”的“优厚”条件，还是打动了沈小山。自己学好手艺，过几年开个店，再娶一房媳妇，日子会越过越好的，沈小山有自己的打算。

食品店共有4.5个人，有做面食的，还有做点心的，开始，沈小山跟着师傅学习做大饼和油条。“大饼的火候最难掌握。”沈小山回忆，当时是把饼放到炉子里烤，炉火很旺，饼取出来早了，不酥脆，晚了，又烤糊了。来回要把胳膊伸进去炉膛取饼，沈小山的手和胳膊常常被烫疼。年底的时候，沈小山开始跟着师傅学做定升糕了。30公斤大米，20公斤糯米，加白糖和少量一品红，温水搅匀后，等锅里水开蒸汽溢出时，把米粉灌满模子，多出的部分则用刮板刮平，然后就上锅蒸了。当时，做定升糕的模子还是木头的，跟现在相比，那时候效率相对较低，6分钟才能做1个定升糕。

这一干，就是十多年。十多年后，虽然没能开上店，但是沈小山娶到了媳妇徐锦珍。

定升糕“缺席”的日子

1957年，食品店关闭，新婚的沈小山开始了在供销社上班的日子，临走，食品店里准备扔掉的定升糕模子，

被沈小山捡了回来。

一个月30多元的工资，再加上徐锦珍每月打零工所得，生活仍然紧巴巴的。当时都是定量分配糖、大米、猪肉、食用油，每人每月只有20多斤大米和4两白糖。食物的匮乏，让沈小山的婚礼以及之后3个孩子出世中，都没有用到定升糕——这种他做了10多年的食物，尽管那个模子他一直保存着。

3个孩子都是长身体的时候，大米不够吃，徐锦珍就多煮粥、煮得稀一点；或是家里多买点地瓜，煮来充饥。1962和1963年最困难的时候，沈小山在供销社的同事有的忍不住偷吃了食品，后来被开除并批斗。

“现在时代不同了，每次去饭店吃饭看到不少人吃不完都浪费了，看着就来气。”沈小山说，经历了那个数着米粒过活的日子，他尤其看不得浪费粮食。因此，他和老伴很少去饭店吃，老两口一般自己吃自己做，一顿吃不完就在第二天做泡饭。

州桥老街开店

改革开放后，肚子能吃饱了，日子越过越好。退休后，老两口每人每月都能拿到2000元左右的退休金，但

是，生活中好像总少了点什么。1992年，沈小山找人比着当年的木头模子做了4只不锈钢的定升糕模子，在州桥老街上开起这家定升糕店。

一个定升糕2元钱，夏天里基本没人来买，冬天这里生意最好的时候，一周也就卖100个左右。“退休之后没事儿干，就做做定升糕，

权当锻炼身体了。”如今，年过八十的沈小山已经做不动了，现在做定升糕是78岁的老伴徐锦珍的活儿。

3个儿女都在嘉定工作，过年的时候，老两口就轮到两个儿子家过年。儿子们像父亲，都烧得一手好菜，年夜饭总是两个儿子下厨操持的。

每天下午4点多钟，当夕阳带着余温，把阳光洒落在门口的时候，徐锦珍就会搬出门后的洗脚盆，烧一大壶热水，自己泡泡脚，沈小山也跟着泡一泡、搓一搓，“孙子给买的！”说到这里，老人的皱纹也舒展开来。

